

(上接Z03版)

卢比孔河,是意大利北部的界河。按照古罗马规定,凡率军跨过此河者,均以“公敌”论处。在河边,恺撒掷下了有名的骰子,作出了主动进攻的选择。然后,对身旁的幕僚们说:“渡河之后,将是人间悲剧;不渡河,我将毁灭。”他转过身来,面向全体将士大声喊道:“前进吧,到诸神等待的地方,到侮辱我们的敌人所在之处,孤注一掷!”想必这段话,一定引起了7年来与他同甘共苦的罗马老兵的心灵共鸣,将士们报以山呼海啸般的回应,表示愿为恺撒赴汤蹈火。那是公元前49年1月10日清晨,四野一片寂静,朝霞血一般涂满天宇。

随即,13军团渡过卢比孔河,像一片冲天的怒涛,卷向阴谋的策源地罗马。

由于庞培事先毫无防备,事后应对迟缓,加上被围攻城市对在高卢战争中名声赫赫的恺撒表现出狂热的拥护,恺撒军团得以在3天内逼近罗马。庞培、两个执政官和元老院共和派元老望风而逃。

进入罗马后,恺撒要求剩余的元老院成员选举他为独裁官。同年,恺撒军团顺利征服了西班牙和希腊。如果说意大利是一只伸向地中海的靴子,那么,有了希腊才有了第二只靴子,有了西班牙则有了头颅。多亏恺撒,罗马共和国方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欧洲巨人。

公元前48年,恺撒军团在法尔萨拉斯会战中击败了庞培军团,并尾随败逃的庞培追到埃及。庞培乘坐的小船刚刚靠岸,就被埃及托勒密十三世派人刺杀。

4天后,恺撒的身影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。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首级和他的金戒指被送到恺撒面前。那一刻,恺撒流下了泪水,是为这位过气英雄的命运而流?还是为已经死去的女儿而流?我们无从得知。

此时的托勒密王朝正暗流涌动。公元前51年登基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,是一位年方18岁的绝代美人。依据埃及王朝的古老传统,她不得不嫁给异母弟弟托勒密十三世。并且,按照老埃及王的遗嘱,两人本应共同执政,但埃及艳后野心勃勃,试图独掌大权,两人最终失和,导致托勒密十三世与大臣联合起来,将埃及艳后赶出了埃及。

托勒密十三世将庞培的头颅献给恺撒之后,要求恺撒帮助自己除掉姐姐——埃及艳后。他对恺撒说:“你也不希望我们这个听话的罗马盟国一盘散沙吧。”

埃及艳后也没闲着,她一直通过密探打听恺撒的行踪。当她得知恺撒将要和弟弟结成同盟时,再也沉不住气了。

在别人看来,她手上没有军队,身边



没有大臣,除了一个高贵的出身,几乎什么也没有。但她知道自己有什么,而且她所拥有的这个资本,能胜过一支军队。

接下来,她让仆人假扮成商人,她自己则脱得溜光裹进一个大毛毯。机智的仆人躲过了重兵把守的关口,带着这捆毛毯进入恺撒的住处。毛毯缓缓展开,当那万年一遇的鲜活胴体,像贫瘠荒原上的一朵绝色鲜花,在浩荡的春风里尽情摇曳的时候,恺撒——这个战无不胜的人间英雄,立刻失去了往日的骄傲,丢掉了全部的伪装,变得像溺水一样窒息……一个21岁的高鼻梁女子与一个52岁的硬骨头男人,像海藻一样纠缠在一起。

第二天,恺撒做了姐弟俩的和事佬,促成双方共同执政埃及。但弟弟不满意,随后发动暴乱,不出意料地做了恺撒军团的刀下冤鬼。遗憾的是,在平息暴乱中,恺撒军团发射的火箭命中了亚历山大里亚大图书馆,60多万册图书毁于大火。

战后,恺撒与埃及艳后携手登上洒满鲜花、装满美酒的小舟,在尼罗河上整整逍遥了两个月。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王位被恢复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埃及艳后。她为恺撒生下一子,取名托勒密·菲罗帕托·菲罗墨托·恺撒,恺撒里昂是孩子的昵称,意思是“小恺撒”。

不久,带着俘获美人心的激情,恺撒发兵征讨破坏协约的潘特斯王国。胜利之后,他给元老院写去一封信,里面只有三个字,“Veni, Vidi, Vici(我来、我见、我征服)。”难怪孟德斯鸠评价恺撒说:“不论率领任何军队,他都会是胜利者;不论生于何种国度,他都将领导者。”

公元前46年,恺撒率军返回罗马,举行了长达十天的凯旋礼。在仪式上,最负盛名的恺撒军团反复齐声高喊着一段话:“快藏好娇妻呀,罗马市民们,我们领来了

秃顶的淫棍(指半秃顶的恺撒)!”听到士兵们善意的调侃,围观的罗马市民忍不住哈哈大笑,而恺撒只能用手捂住自己的秃头。

公元前45年,埃及艳后应邀前往罗马,以第一夫人的姿态住进了台伯河对岸的恺撒私人宅邸,还常常像孔雀一样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。恺撒在罗马为她建造了一座祭祀其祖先的神庙——维纳斯神庙,并且把她的黄金塑像竖立在女神旁边。

按说,恺撒该知足了,因为美女、权力、名声,该有的他都有了。但他向来以血做酒、不醉不休,他认为,现有体制仅元老院就有600名议员,不仅意见难以统一,政策的出台更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,随着罗马地域的持续扩大,体制的效率性上升为国家的首要因素。他决定,把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,改成一人做主的帝制。改革一经拉开,声望已经高耸入云的恺撒,就被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了“终身独裁官”,享有了“伟大总指挥”称号,被尊为“国父”,有权在平时穿紫色披风,将月桂冠作为日常佩饰,在元老院会议上座次高于执政官,拥有元老院会议的首席发言权,拥有对公职人员的任免权且公民大会不能否决,有权在普通货币上加刻他的肖像,建造以“恺撒的宽容”为名的神坛。恺撒已成为事实上的帝王,尽管他一再声称:“我不是皇帝,我是恺撒。”

但这场改革,对元老院利益的损害是致命的,因此带来的反抗也同样致命。

公元前44年3月15日,恺撒应邀前往元老院,但他的第三任妻子卡尔普尼娅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,她试图阻止丈夫,甚至还给埃及艳后捎信,请她把丈夫留在家中。

正如恺撒所说,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,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

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。其实,在妻子规劝他之前,他事先已经得到警告,说有人要在15日谋害他,但他仍然拒绝带上卫队。安东尼也在清晨得到了有人要行动的消息,赶忙跑到元老院的阶梯上阻挡恺撒,可预谋者捷足先登,在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庞培剧院前找到了恺撒,并把他领到了剧院东侧的大回廊。

就在大回廊里,悲剧发生了。参与刺杀恺撒的共有14人,刺杀主谋有3个,分别是他的情妇塞薇利娅的儿子、被他高度信任、时任大法务官的马可斯·布鲁图斯,马可斯·布鲁图斯的妹夫、时任法务官的该尤斯·卡西乌斯,马可斯·布鲁图斯的堂兄弟、恺撒的手下爱将和绝对亲信德奇姆斯·布鲁图斯。当看到两个布鲁图斯持剑向他扑来时,恺撒放弃了抵抗,只是对着其中一个布鲁图斯用希腊语说:“我的孩子,也有你吗?”恺撒身上共有23处剑伤,致命的一剑来自前胸。临终,恺撒不愿将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,于是用中国产紫色丝绸披风裹住全身,倒在手下败将——庞培塑像的脚下。

恺撒被杀后,马可斯·布鲁图斯宣称:“我爱恺撒,但我更爱罗马!”当凶手们手提血淋淋的短剑走出元老院时,和他们预料的欢呼场面相反,看到的只是表情冷漠、目光焦虑的人群。

在一片惊慌失措中,辩论家西塞罗证明自己是唯一表现出果敢的人。他气宇轩昂地走上元老院讲坛,把刺杀行动誉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。他说:“你们,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,你们完成了不仅是罗马最伟大的行动,而且也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行动。”

但很多人不认同他的看法,尤其是一般民众,因为被害者是罗马的保护神,是罗马市民心中永远的偶像。

一个人不管官位多大,总要还原为人;不管寿命多长,总要变为鬼魂;只有极少数人有幸被民众筛选,被历史推崇为神,享四时之祀,得到永恒,恺撒就是这样的人。因此,就连丝路另一头的中国,至今仍有一位叫韩磊的歌手纵情歌唱他:

天边的白云

好像你儿时放飞的鸽群

天际的星辰

就似你心中慈祥的母亲

恺撒 恺撒

你仗金戈浩荡叱咤风云

你驾铁骑雄风山河气吞

仰望苍穹问时光

多少风流爱恨相随

抚摸大地问江山

多少风雨风光生死无悔

(未完待续)

